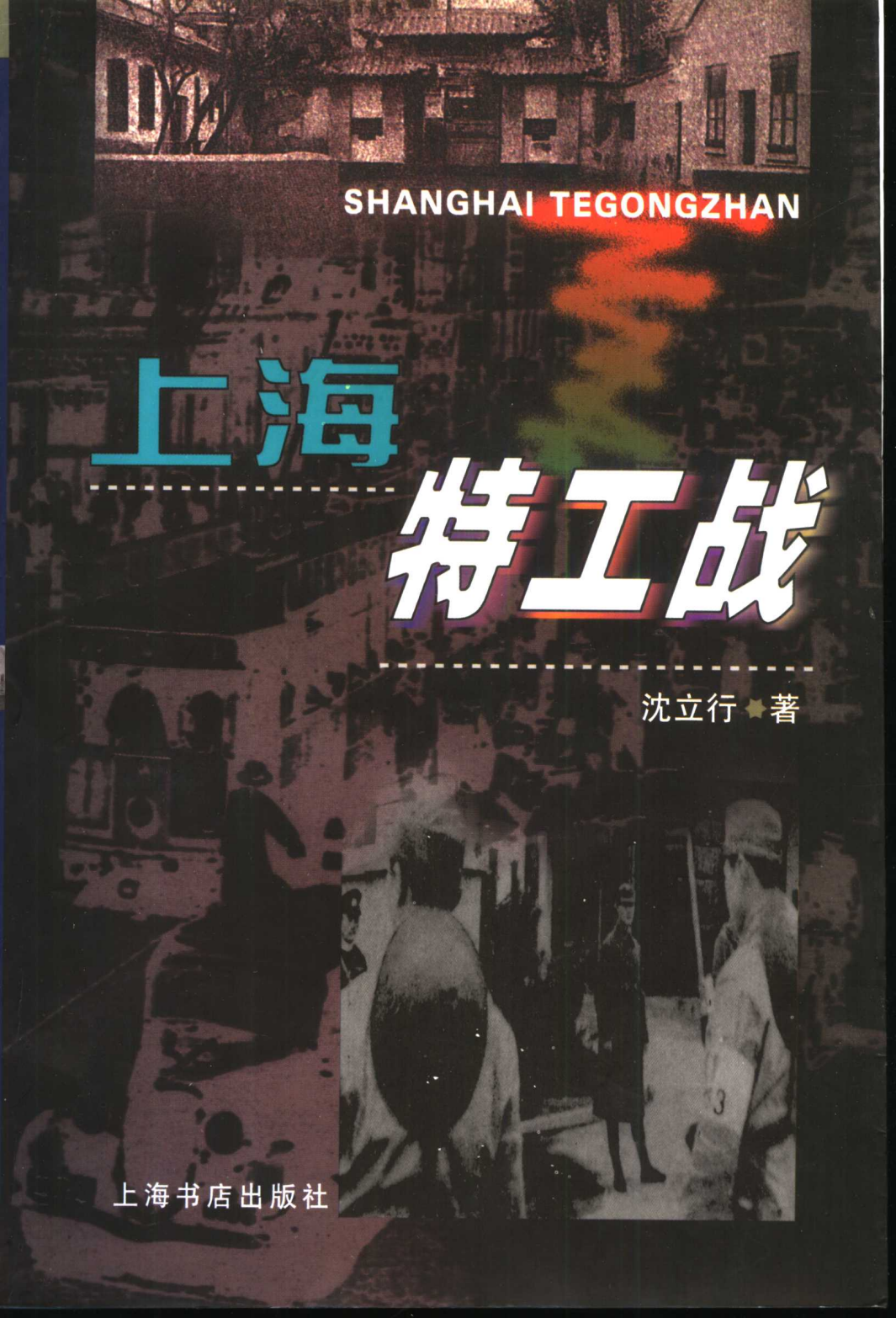




SHANGHAI TEGONGZHAN

上海

特工战

沈立行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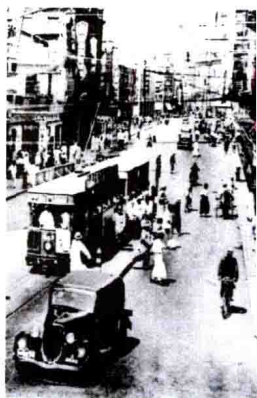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TEGONGZHAN

上海 特工战

沈立行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特工战 / 沈立行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2

ISBN 7-80622-461-0

I . 上… II . 沈…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437 号

上海特工战

沈立行 著

责任编辑	俞子林
封面设计	程 钢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展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印 数	0001-5000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日期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461-0/G · 88
定 价	13.50 元

几点说明

开 卷以前,先写几点说明,也算是前言吧。

上海人大都知道“七十六号”魔窟。青年人从猎奇出发,更觉得这处地方神秘莫测。总的来说,大家知道“七十六号”,但对具体内容,就不甚了了。现在来写一写,也还值得。

“七十六号”是上海人的口头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后来又叫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上海办事处”。当年位于“沪西歹土”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即今万航渡路,现在已经是所学校了。

写“七十六号”的书刊文章可谓不计其数,但内容符合历史真实的,却极为少见。许多书肆意虚构,哗众取宠,以假认真,脱离了当年的历史真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来写一写真实的“七十六号”。“七十六号”是一个准

杀人机构,但根据大量史料剥开来看看,也并不像不少书报所宣传的那么神秘。“七十六号”是汪精卫政权的政治保卫机关。但“七十六号”并不是几个人凭空组成,而是由东京日本军部批准建立的,具有极浓的政治色彩,也充分说明了当年日本的对华政策。

“七十六号”在它创立、兴旺和衰亡的六、七年间,有两个特点,须先说明:首先,它进行特工战的主要对手,是重庆国民党戴笠的军统特务。其次,“七十六号”习惯于在社会上连续杀人,而在机关内部处决的比较少。弄清这两个方面,对了解“七十六号”的全貌和当年的局势,是有重要关系的。

本书是从历史真实来描述“七十六号”的,详细说明了它和军统特务斗争的情况,并未有凭空虚构和过分渲染之处。

全书众多的人名、地名、路名,都是真实的,并无捏造。对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也全是真实的,没有乱编。所以能如此,除主要根据大量史料外,有许多是出自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例如,“七十六号”干将马啸天所写的交代资料;熊剑东妻子唐逸君的口述,等等。此外,六十年代初,作者因受冤案株连,曾在监狱生活过,遇见不少大汉奸,如罗君强、陈春圃、汪曼云等人,他们对“七十六号”发生的事件,包括李士群被毒死的内幕,都说得明白清楚。这对写作本书有极大帮助。

本书是真实历史的纪实,完全不同于一般小说。读者可以此作为历史的缩影,了解当年的真实情况。本书以轻松的笔法写述,避免了枯燥乏味,因此,也可作为读者茶余饭后的聊天资料。

有人问作者: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有再写的必要吗?对此,作者认为,“七十六号”的特工战曾经大闹过上海滩,在现代史上,是件大事。根据历史真实纪述成书,仍然具有一定意义。汪伪政权和“七十六号”,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真实。我们不能因为其丑劣,就从历史长河中砍去。几千年来,历史上丑恶的事很多,史家不是都一一加以纪述吗?汪伪史正因为其丑劣,能去钻研的

人已经不多,如不抢救,历史将留下遗憾的空白了。何况这还涉及许多日本对华政策,对研究抗战史是有帮助的。

此外,现在的许多青年人,对了解一些旧上海的历史颇有兴趣,而“七十六号”这种特工机关,正是旧时代的神秘怪胎,自然更想知道它的内幕。所以,按照历史真实来详细叙述一下,还不能算是浪费纸张笔墨,应该说 是符合时尚的。

开宗明义,略作说明如上。

目 录

从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	1
上海滩腥风血雨·····	5
土肥原一筹莫展·····	12
上海出现个“六十七号”·····	17
丁默邨从昆明到上海·····	26
苏成德登场亮相·····	35
“七十六号”正式开张·····	41
马元放一伙被捉·····	46
和汪精卫挂上了钩·····	52
特务詹森贪色丧命·····	57
吴四宝恶鬼现形·····	64
对租界的挖心战·····	70
军统枪杀陆连奎·····	80
戴炳星谋刺汪精卫·····	88
吴康恕一命呜呼·····	97
青岛特工战戴笠败北·····	102

“兆丰夜总会”血案·····	112
血洗上海新闻界·····	118
金融界大屠杀·····	128
司法界血流成河·····	141
军统上海区覆灭·····	151
《蓝衣社内幕》出笼·····	159
丁默邨、李士群交恶·····	168
中统女特工刺丁未遂·····	175
平祖仁难逃一死·····	187
日汪开展“清乡”·····	205
吴开先陷区捉放记·····	215
吴四宝恶贯满盈·····	225
李士群四面树敌·····	237
李士群中毒殒命·····	242
“七十六号”风流云散·····	256

从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

—— 九三八年春天，中国大好河山，一片烽火狼烟。上海沦陷，南京弃守，江南半壁尽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国民党政府退驻武汉，仓皇应战。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从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桃花三月，春光明媚，在香港，却看不出有丝毫的战争痕迹。此时，富丽堂皇的“伊丽莎白皇后号”邮船正在起碇，开往上海。在华丽的头等舱内，住着一对男女，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胜似夫妻，其实却是一对政治野鸳鸯。男的叫李士群，是国民党中统的特工；女的叫英子，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英子虽是日本人，但她生在中国，讲得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她穿着一件紧身旗袍，亭亭玉立，艳丽动人，谁也看不出她竟是一个以色相拖人落水的女鬼。邮船离开香港后，正在向南中国海缓缓东去。英子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大

海,只见海上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显得特别高兴。她微笑着对身旁的李士群说:

“李,我们总算有缘,做了一场露水夫妻。到了上海,把你交待完毕,我们就要分手,各奔东西了,你不觉得有点难过吗?”

“英子,你对我恩重如山,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的,说什么伤心话儿呢。”

“我的工作,不允许我们再见面,我要去开辟另一个战场。李,你以后得发,可别忘了我呀!”英子看着远处跃出海面的鲨鱼,怡然自得。接着又多情地对李说:

“李,我们还有几天时间在一起,你再详细谈谈你的身世好吗?虽然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

“国民党的中统局,对我实在太过分!我有一股闷气憋在心头,才决定跟你走的。英子,你们日本人的情报真灵通啊,竟挑中我下手!”李士群似乎有一肚子委屈等着倾诉。

“哪里,哪里。我们早知道 CC 不重用你,你也受了不少闲气,但帝国特务机关早就看中你了哩!李,你是浙江人吧?听说你当过共产党,到过莫斯科,啃过黑面包,喝过罗宋汤,对不对呀!”英子嗲声嗲气地说着。

“唉!”李士群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呢!我是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现在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我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学过美术,但穷得连饭也吃不上,幸亏交上了一个家庭富有的女朋友,当时她正在复旦大学读书,我的衣食住行,全都靠她供给。”

“就是尊夫人叶吉卿女士吧?”英子明知故问。

“正是她。她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啊!那时,我们两个都是共产党人。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过书,是个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正碰上蒋介石‘四·一二’清党,我就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上海租界内秘密活动。不久,我被巡捕房逮捕,要是引渡给国民党政府,那

我就没有命了。我老婆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千方百计走通了‘大’字辈季云卿的门路，才把我保释出来。我一时没有办法，就提帖拜了季为老头子，所以，我一只脚还跨在青帮中呢。”

“以后又怎么会转到中统里面去当特工的呢？”日本女人随口问着。

“一九三二年，由于叛徒不断出卖，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都被破坏，我也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抓了去。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的中统。我想，大丈夫不吃眼前亏，又何必到雨花台去当无名英雄呢！就写了自白书，加入 CC 的特工组织了。起先，他们派我在中统上海区当专职情报员。因为我原本是共产党人，情况熟悉，倒也捞到不少情报，CC 对我还蛮重视。后来，CC 在上海办了个刊物，叫《社会新闻》，由于我搞过新闻工作，让我参加，我就认识丁默邨、唐惠民等中统特工了。《社会新闻》除了想方设法丑化共产党外，就是攻击汪清卫的‘改组派’，那时节，汪反蒋反得可厉害呢！”

“以后中统又怎样亏待你了？”英子用手拢了拢头发，若无其事地问着。

“大概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吧，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在汕头路一家长三妓院里吃花酒，烂醉如泥，就由我和丁默邨搀扶着出来，谁知正踉踉跄跄地走着，突然遭到了共产党‘红队’的枪击，马绍武当场被打死，我和丁默邨躲得快，总算幸免。英子，你知道什么叫‘红队’吗？”

“知道，是共产党专门对付叛徒和特务的武装组织的，对不对？以后呢？”

“这一下可不得了，丁默邨和我都成了嫌疑犯，中统将我们解往南京，关押审查。丁默邨地位高，是处长一级的人物，当即由 CC 的吴醒亚保出去了，我则因为位卑职小，又无门路可走，一直被关在中统的行动科，一关就是一年半！还是我的老婆有办法，她用钱买了许多贵重的珠宝，到南京上下打点，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的



李士群

门路，总算把我放了出来。从此，我名义上仍是中统的情报员，实际上却一直受着监视，不准离开南京，直到这次战争爆发。英子，你说我心里气不气呢？”李士群说到这里，几乎是咬牙切齿的了。

“原来如此。李，这次到上海，你熟门熟路，可以大显身手，好好干一番事业，帝国陆军决不会亏待你的。”

原来在南京快要沦陷时，中统曾布置李士群和其他两人潜伏下来，以便伺机而动。李士群躲过了“南京大屠杀”的锋镝，租了一所民房，住了下来。他经朋友介绍，雇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佣工，为他烧饭洗衣。他们都是干柴烈火，男贪女欢，由于叶吉卿不在身边，不几天，李士群就和这个女佣勾搭上了。看看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女佣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原来她是个日本间谍。李士群暗暗叫苦，想不到竟中了个美人计，但事已至此，也就万万不敢泄露了。一个多月的露水夫妻，终于使李士群死心塌地，自甘投敌。

不久，李士群奉命调任中统“株萍铁路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他就带着“女佣”到了湖南上任。经过几番密谈，多次策划，李士群让英子先去香港打通关节，自己随后将全部办公费用席卷一空，绕道越南，也到了香港。

在香港，英子陪同李士群去见了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日本人经过详细研究，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生地不熟，难起作用，不如派往上海，或可大有作为。于是，这对男女就乘着“伊丽莎白皇后号”到上海去了。李士群这一来，管教上海滩闹得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上海滩腥风血雨

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浴血抗战，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沦陷。从那时起，在方圆不到十八平方公里的租界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而租界以外的地方，则是瓦砾一片，形同鬼域。漫漫长夜的孤岛时期，从此开始了。

坐落在上海四川路桥北堍的“新亚酒店”，是一座新建的大楼，门口挂着“黄道会”和“安清同盟总会”两块牌子。这是日本人盘踞的一个桥头堡。

在二楼宽敞的房间内，早春的阳光撒满全室，沙发上坐着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国人，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穿着和服，另一个穿的是大佐军装。那穿军装的说：

“常，租界上的抗日气氛太浓，你得想法子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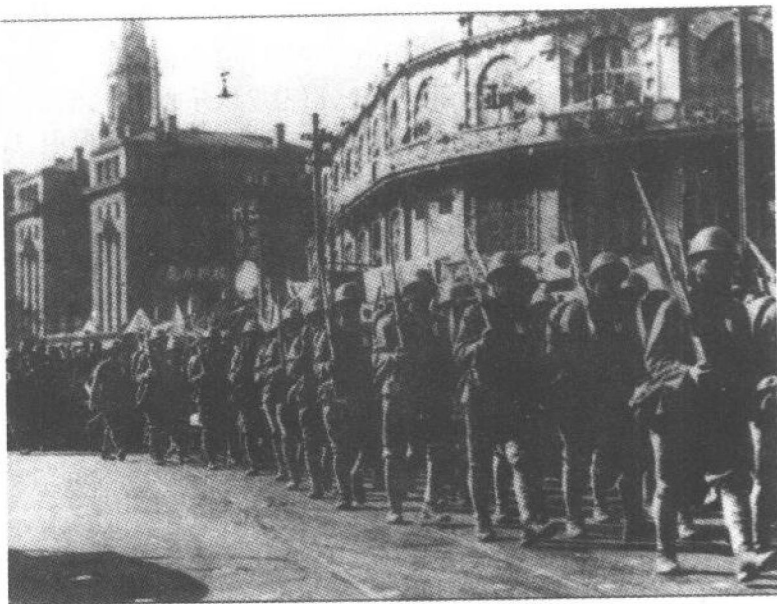
那个穿和服的日本人，流里流气，一看就

知道是个浪人。他点燃一支香烟说：“支那人都是怕死的。杀！杀！杀它十个八个的，租界内自然就太平了。”

那肥头大耳的中国人，唯命是从：“回禀二位，我正准备杀一批给抗日分子看看，但不知拿什么人开刀好？”

那日本浪人哈哈大笑道：“在上海，要十只狗难，要十个支那人还不容易么？亏你还算是条地头蛇呢！”

日本特务机关为了击退租界内的抗日热潮，“八·一三”后立即网罗汉奸，制造恐怖事件。首先登场的，就是那个肥头大耳的老牌汉奸、青帮流氓常玉清。此人在青帮中是个“通”字辈人物，算得老奸巨猾的了。“一·二八”淞沪血战时，他就帮日寇放过信号弹，组织维持会。上海刚沦陷，他第一个跳将出来，在日本租界的“新亚酒店”成立了两个汉奸特务组织，一个叫“安清同盟总会”，一个叫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市区，上海沦陷

“黄道会”。前者是个青帮流氓组织，以贩卖毒品为主；后者网罗亡命之徒，是专门杀人的黑店，由日本军事特务机关派楠木大佐和浪人小村充当顾问，坐镇指挥。常玉清自己肥胖如猪，一脸横肉，长袍马褂，浑身杀气，他手下的门徒，自然也就一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牛头马面了。

在楠木大佐谈过话后不久，常玉清立即召集他的门徒在北四川路武昌路段一片老式的广东茶馆里开会。这会儿，茶馆的雅座内坐满了人，常玉清一手捂着茶壶，一手滚动着两个闪闪发光的铁球说：

“马上在租界内杀它几个，警告警告抗日分子，特别是法租界不能放过，至于英租界，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

一个满脸烟容的流氓说：“要杀几个人还不容易？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干就是了。”

另一个彪形大汉说：“那也不能乱来，租界内至今还有特区法院，弄得不好，我们坐几天牢倒不要紧，可不能因此丢了常爷的面子。”

这群刚由日寇搜罗来的匪徒，就这样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着，最后终于凑出了一个血腥的杀人计划来。

一九三八年春节刚过不久，一天早晨，在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的一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由于面孔上的血迹已被擦净，只见这人头的双眼突出，嘴巴张开，样子十分骇人！贴在电线杆上的一张字条上写着：

斩奸状——抗日分子下场！

这颗人头是谁的？后经家属认出，是蔡钓徒的头。蔡钓徒是《社会晚报》的主编，三天前他被人请去吃饭，一直未回，到现在才见到了他的人头。于是，蔡钓徒的被杀，很自然地就成了孤岛上海的头条社会新闻了，一时间真是搞得人心惶惶，仿佛人人都要大难临头了！

蔡钓徒的人头案还没有破获,没过几天,在法租界杜美路的电线杆上又挂出了另一颗人头,同样贴有字条:

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

只隔了一天,在萨波赛路一所小学的弄堂口,又挂上了第三颗人头!贴的是一条标语:

抗日分子的下场!

短短几天时间,就接连挂出了三颗人头,把个孤岛直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谈虎色变,人人自危,十里洋场笼罩在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发生了三颗人头案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鲜血淋漓的人手案。

第一个收到这种“特殊礼物”的是《华美晚报》的宋总经理。一天,他收到一盒礼品,打开一看,竟是一只从腕间砍下的人手,赫然呈现在眼前,吓得他手一软,礼盒掉到地上,当即昏倒在沙发上,浑身筛起糠来!盒内附了一张字条:

请先收下。如不改变抗日之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

第二只手是专门送给“金城银行”一位张先生的。此公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日本人要好好“感谢”他,所以特地给他送上这份“厚礼”。当时张先生不在家,送“手”的人彬彬有礼地留下了这个精美的“礼盒”后就走了。张先生回来打开礼盒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一只皮肤白皙、纤柔娇嫩、鲜血淋漓的女人的手,真是不忍卒睹!自收到了这样的“厚礼”后,张先生只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了。

二月中旬的一天,寒风凛冽,一位西装革履的阔客,到一家水果铺买了两篓贵重的美国花旗蜜橘,配上两个“礼盒”,附了两张字条,然后给了优厚的小费,非常客气地请店铺的伙计代为送到《文

汇报》和《大美晚报》去。每个“礼盒”里各装了一只男人的手。报社收到了“礼物”后，都付之一笑，他们没有被这群匪徒的恐吓吓倒，除了大嚼花旗蜜橘外，对汉奸照骂不误，弄得匪徒们一时倒也没有办法。

又过不久，法租界巡捕房也收到了特殊“礼品”：三个鲜血未干的大拇指！

后来，法租界巡捕房通过四面八方的眼线，终于抓到了两名凶手，一个叫秦锡康，一个叫顾忠超。巡捕房摆满了各种刑具，两个匪徒一看，浑身发抖。巡捕大喝一声：

“将人头、人手、人指的事，原原本本招来！”

“这都是‘黄道会’干的，是常玉清下命令干的！”

“除了蔡钓徒，还杀了些什么人？”

“都是难民所里的男女难民。他们被骗了出来，说是到南市去做工，就一个个报销了。”

口供一经公布，立时轰动上海，群情大哗，但杀人的黑窝在虹口日本人的刺刀保护之下，谁又敢动它一根毫毛！

另一方面，在上海沦陷的前两天，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戴公馆内，戴笠正在向“蓝衣社”的特工人员布置潜伏暗杀汉奸的工作。这会儿，大厅里灯火辉煌，但因抽烟的人多，显得烟雾弥漫，混浊一团。戴笠双手撑在台子上，声嘶力竭地说：

“我戴雨农今天把话说在头里，留下来的人要是贪生怕死，不杀汉奸，甚或与汉奸同流合污，那就休怪我的子弹无情！”

戴笠把工作布置完，就匆匆散会。只过了一天，上海就沦陷了。于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成了孤岛的上海，就出现了日寇杀中国的爱国人士、国民党则杀投敌汉奸的事件，尤其是邀功心切的军统特务，甚至闻风捕影，殃及无辜。你杀过来，他杀过去，直杀得整个租界充满了一股血腥气味！

在戴笠的名单上，头一个要杀的是上海闻人陆伯鸿。罪名是